

珂雪齋集

下



〔明〕
袁中道著

docs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明〕袁中道著
錢伯城點校

珂雪齋集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珂雪齋集卷之二十四

寄周憲副海門

前承念及家仲，遺之盛奠，已有字報謝，不知徹台覽否？近來法門荒涼，道侶凋落，真無開口處。向時卽欲入鄂，效順風之請，而台臺行矣。今之學者，儒禪並進，若較盛於往時。然其實陽明先生良知二字，未見有人透過者。蓋徒見宗門中麻三斤、青州布衫七斤，便作奇特想；而良知二字，平田裏荆棘，多視以爲尋常，不復究竟，所以未見眞種子。卽終日修持，皆歸生滅耳。不審台臺以爲何如？生于此道，粗有所入，而境強習重處，道力甚微；且無友朋薰習，終歸墮落。言之可爲泣下。有便，寄數語以相砥礪，萬萬！

寄錢太史受之

京華一別之後，得一奉手教，不啻晤言。復見尊稿序中，諄諄齒及子弟，知兄之不忘弟也。弟之薄命奇窮，所不忍言，身世淪落已矣；乃不意相愛相知之慈兄，一旦舍我而去，顧

docsriver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影淒涼，何以度日。憂能傷人，血病大作，遂逃之青溪、紫蓋之間，誅茆而老焉。聽泉看山，不覺沉疴頓起。而老親之病繼作，不得已復返初服。夫天下之可以自由者，莫如棲隱山林。退藏一路，正爾不能得，可奈何！邇來跕步鄉閭，上慰病親，下撫孤稚，豈復有生人之趣。幸而稍知空幻之理，時取法水灌溉心胸，覺無明習氣，漸以微薄。區區功名，無論不可必得；卽得之，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者乎？

受之于世間法，粗已了畢。上之究竟性命之理，以心學抒爲作用；其次讀古人之書，撥膚見骨，發爲詩文，另出機軸，垂清光于百代。至于名山勝水，優游徜徉其間，無非樂境，快矣，快矣！若夫繁華游冶，丈夫心力強盛，不得意時稍以文其寂寞。正如游雲變霞，豈有留礙。知受之觀破久矣，弟于此亦大有豁也。目前光景若此，卽欲走數千里外，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，豈可得哉？因禪友怡山東歸之便，附字奉候，固是了元、天如一等人，一晤之，且可悉弟近況也。

寄黃春坊平倩

伯修去後，已自淒楚不忍言，所倚以爲命者，一中郎耳。今又舍我而去，傷心次骨，一病幾至不起。弟不難相從于地下，奈老親在堂，不得已削涕強笑，冀少慰之。今惟仁兄可

依，而道途迢遞，亦未能來也。但榮發在邇，取道荆、郢時，可得一良晤，即餘生之大幸。
學道多年，已見真消息，但知見之力甚微；而居家無好友朋，塵染薰習，時傷苗犯稼，奈何？仁兄此一出，非獨社稷之福，實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。入楚塞時，望先馳一字，以便趨侍。人行忙，草率不盡欲吐。

與雷何思

居玉泉兩月，候兄不至，遂徧游鳴鳳、鹿苑諸山泉。鹿苑之奇，拔地石峯，峯色如砂翠，而水深七渡，流聲震天地。不獨楚中所無，卽天下亦未見如此奇勝也。

寺久凋敝，弟頗懷修葺之想。聞仁兄亦有此願，不知果否？法和居士，自是郡中第一箇神聖，恐亦當表章也。長石有字來，道及仁兄四月內有東下意，果爾，弟當掃三逕以待。中菴從北來，弟留之過夏，而渠欲一至西陵奉晤。弟所修玉泉柴紫菴，正少主人，得此君淨修其中，遠希白社故事，亦甚快。望仁兄爲贊成之，何如？

寄雲浦

仁兄歸來，弟卽擬走小龍湖領教，但繡斧新歸，自有一番應酬，俟小定卽當棹一舟來。

此中積懷萬斛，恨不得卽傾倒也。至于暑溽，實所不長，得聆知己之談，說甚龍皮扇乎！

弟十年中哭兩兄，淚盡矣，兩眼昏花，鬚髮皓然，已無復進取之想。家門多夭折，簡田弟近復不祿，可憐，可嘆！弟近日東西遊覽，亦非耽情山水，借此永斷淫慾，庶幾少延天年耳。適從村中歸，特遣小介致數種山青水綠人事，萬惟叱存。作得詩二章，求教。總之，聚首有期，非一紙所能盡也。

答曾太史

弟住玉泉兩月，山水怡情，不覺舊病頓愈。不意老親體中違和，星夜遄歸，幸而漸安，一月間必可全愈，弟又可作玉泉主人矣。何思所云樓閣者，弟無力建造，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，望西南諸峯如堆藍；其下建一堂，以祠關聖賢及兩兄于中。于此月之初五日建豎，有無跡老人監視，玉泉長老督功，弟安享其成，不勞心力也。

青溪、鳴鳳、鹿苑諸山，俱秀媚之極。至于鹿苑，峯色水聲，實是東南所無，陸法和居士賞鑒，大是神眼。弟住止玉泉，去高安諸山水，不過一日程。中郎去後，世念已灰，願作一老居士，游行佳山水間足矣。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？前所寄字，弟入山不得覽，歸覓之侄輩，已爲烏有。以此欲問仁兄動定甚急，使來甚慰。倘有游山之興，同往玉泉住數年，應

酬既絕，百念不生，何愁體不復原。弟所作菴，卽兄之菴，不必分彼此也。去與不去，幸奇一字，或秋以爲期亦佳。

弟往日學禪，都是口頭三昧，近日怖生死甚，專精參求。不卽往玉泉，則止二聖禪林。酒色已戒多時，仁兄見念，感切感切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動，畢竟深山之中爲得計耳。詩文二紙呈覽。

寄寶方

近日看師地論，聞所未聞，方徵慈氏之苦心，一字一滴血。諸論中，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。若非在山中，安得遇此祕密法藏，令不肖道念日切，世情日隳矣。

山中雖乏伴侶，亦頗不覺岑寂。知方偕怡山諸戒衲修法華懺，又令我技癢甚。七八月內山中菴成，便可修舉也。生于二月末或一歸，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。無跡老人情同骨肉，鴈行之悲，爲之少釋。已于響水潭上作菴，爲卜鄰計，是又一快也。會中諸位衲子，統希申意。

又

堆藍亭已落成，在原基之上，十餘步見西峯層疊，乃荆浩、關仝得意筆也。塔灣田山僧窮極，欲質當他宅。生爲山門，只得勉強成之。家舅處幸一往道意，此時要三十金最緊，是必爲催來也。不知怡山師有來意否？前承銀杏之賜，謝謝。

寄八舅

山中已作久住計，堆藍亭已完，正在修理廳堂。大約山水中靜坐，極清閒快樂。目下有泉田一區，四面山色包絡。山之下爲泉，泉之內有田，去甥所作菴不過百步，若得此卽不減輞川也。老舅無事來一遊，必賞心之甚。散木來縣不？晦之作何狀？

寄四五弟

山中已有一亭，次第作屋，晨起閱藏經數卷，倦卽坐亭上，看西山一帶，堆藍設色，天然一幅米家墨氣。午後閒走乳窟聽泉，精神日以爽健，百病不生。吾弟若有來遊意，極好。三月初間，花鳥更新奇，來住數日，煙雲供養，受用不盡也。

寄孔令君

久不奉慈誨，渴仰殊深。生自家仲逝後，遂抱痼病，咫尺未得瞻禮軒下，想台慈不至督過也。殘臘體中稍泰，偶黃太史有信東下，遂至玉泉遲之，不意來期尙宵。自到此處，仰見堆藍之山，俯聽濺珠之水，不覺骨體俱輕，神情爽豁。遂買一峯，構精廬其下。將窮三藏之秘典，發五宗之玄微。捐梁肉而餐伊蒲，舍綿錦而服芰荷。石丈竹君，梅妻鶴子，將于斯焉老矣。所幸家嚴健飯，兩弟奉養，生雖不敢遠遊，亦庶幾可以近遊。至若慈臺，春風夏雨，一邑含膏，生雖在山中，受賜實多。百凡更祈大爲培植，使山中人免于內顧，卽慈臺非常之大造也。河渚暫歸，柴車可駕，更得望見清光，臨楮惓惓。

寄怡山

匆匆入山，未得奉別，不審道體日來若何，想已平復矣。玉泉、清溪之勝，卽吳越未見其比，幸一命駕來此，同住數月，此中有藏可閱。已市木作一小菴于別峯下，計日可成矣。亡兄既去，世念已灰，此卽是我安身立命之處。師如不棄，便可卓錫。

寄八舅

自別老舅入山，無日不快。仰看堆藍之山色，俯聽跳珠之水聲，神骨俱清，百病消除。寺內有舊菴基，正據山水之勝，已傾囊鬻得，旦晚市木修造，有次第矣。此去十五六里，即爲青溪，峯巒洞壑，殆非人境。到此飯伊蒲，絕嗜慾，覺得容易遣日，自信于山水有緣。聯榻不寐，遂有此一番佳境界。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，非老舅不能賞鑒也。已矣，已矣，胸次舒泰，耳目清淨，豈非福耶！二三月內，此中山色泉聲，更當十倍。老舅如有山行之興，當掃乳窟以待。

寄六侄

存亡徂遷，倏忽易歲，惟夜夜入夢，有若平生耳。海內第一知己既去，復何心世緣。玉泉清溪，山水幽絕，將有終焉之志，歸期都未可定。想已入社矣，酌寬嚴之中以處家，酌豐儉之中以理財，寡慾養身，修名避譏，是所望也。

寄祈年

自到山中，閑藏習靜，看山聽泉，不圖爲樂一至於斯！已傾囊市得一峯，將于其下建菴而老焉。誓畢此生，苦心參究，了佛祖一大事因緣，決不奔波紅塵，終日爲人忙也。

汝年正少，自當向學，支持門戶，使我得心安，爲世外閒人，卽汝至孝。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，以汝二伯在，友于至篤，不能相捨耳。今何時也？匠人輟成風之巧，伯子息流波之音。立雪無影，惆悵何言。惟覺青山解語，綠水知心。伊蒲可以續命，貝葉可以忘年。暮春三月，河渚暫歸，柴車可駕，當一歸來。旋卽入山，不停晦朔。

何者？吾賦性坦直，不便忍嘿，與世人久處，必招愆尤。不若寂居山中，友麋鹿而侶梅鶴，此其宜居山者一也。又復操心不定，朱紫隨染，近繁華卽易入繁華，邇清淨卽易歸清淨。今繁華之習漸消，清淨之樂方新，而青山在目，緣與心會，此其宜居山者二也。兄弟俱闡無生大法，而爲世緣迫逼，不得究竟。今居山中，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，必令微細流注，蕩然不存，此其宜居山者三也。骨肉受命慳薄，惟盡捐嗜慾，可望延年。業緣在前，未能盡却，必居山中，乃能掃除，此其宜居山者四也。生平愛讀書，但讀書之趣，須成一片。俗客熟友，數來騷擾，則入之不深，得趣不固。深山閉門，可遂此樂，此其宜居山者五也。

蓋我之住山，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，誓捐軀命以守此志。且鳳皇不與凡鳥同羣，麒麟不代凡駟伏櫪。大丈夫既不能爲名世碩人，洗蕩乾坤，卽當居高山之頂，目視雲漢，手捫星

辰。必不隨羣逐隊，自取羞辱也。因汝可與言，故略及之。

寄五弟

山中百凡清快，紫蓋之奇峯，青溪之碧水，玉泉爲山水之大湊。愚兄行止其間，即是養生。何者？屏絕欲染漬，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，幸以此意悉之老親。老親眞壽者相，無可慮。所慮者，吾輩之壽耳。進山一步，即是活路；出山一步，即是死路。吾志已決，阮孝緒、何子晳，吾之師也。

寄李謫星〔二〕

殘歲偶得黃太史一札，云至西陵，卽走玉泉候之，以故未得於老伯前效執拂之役，此中抱歉之甚。想奔走道途，仁兄或見亮也。自中郎去後，懷抱鬱鬱，見紫蓋、堆藍之山色，不覺心意爽豁。向時胸中積塊，俄爾冰釋，乃知山水是療病之妙藥。卽于是中結庵買田，將有終焉老志。元定兄有字至，亦于燈節後見過，政恐吾兄方擁臚比，不得來共聽乳窟泉聲耳。小价歸，匆匆付一字。有便寄數語山中人，以破岑寂也。

〔二〕本篇據近集補。

寄王章甫

一聞兄將至，不勝喜慰。數日內風雨大作，長江之險不敢卽渡，雨止卽來。倘天色連綿，兄多留兩日。仲宣樓、章華臺、龍山落帽處，必當陪遊。且公安二聖寺，有李龍眠、羅漢、趙子昂法華，皆不可不一觀者。先此奉懇。但微示霽色，弟卽飛來，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別耳。至懇，至懇！

答夏道甫

得兄札，正游鹿苑，雨色甚奇。甫霽卽欲還堆藍，而遠安公專期于十二日，其情甚切，不得不赴。准于十三日雞鳴卽歸，兄幸暫止玉泉，來此亦不易。乳窟流泉可聽，勿便作興盡之返也。至禱！

答黃駕部取吾

宋孝廉至，得手教甚慰。弟遭骨肉之變，兩兄相繼去世。至中郎相依爲命，一日不晤，便無以爲懷。今生死永隔，奈何！自長別後，弟遂抱重病幾死，今方有起色。已于玉泉買

山作終隱計，伊蒲送日。兄自學仙，弟自學佛。但能輕視世緣，精進不懈，各有所成，不愁墮落也。

中郎未有大病，偶以下血脫氣，遂至不支。然心無怖亂，有若坐化。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，至于學問之綿密，應世之圓妙，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，但當合掌歸依而已。知己如兄，不作粉辭也。急欲圖一晤，弟不難千里行，而老父抱病，難于遠離。晤期未知何日，言之惘惘。

寄尹夷庚

大別山頭一別，升沉生死，有如幻霞，置之不足道也。弟居家鬱鬱無歡，筆硯久廢。第思二毛種種矣，學道之外，佐以看山讀書，豈能長奔波世路耶！所恨藐焉孤儔，口如銅鳥，安得沉酣風雅如吾兄者，當時聚首以慰饑渴也。寂子相與已久，近日至山齋少聚，便道過貴村，敢以一字奉詢。知兄于般若緣深，自盼晤之矣。

寄潘景升〔二〕

周子國至，得書。弟屏居村野，未到沙頭，尙未會子國也。弟已如失羣孤鴈，到處飲

啄，以消渴愁。柰老人體復多病，當時周旋一室，卽當陽玉泉已卓一菴，棲隱尙不能往，則其他可知矣。東下之役，空付夢想。吾兩人合併，竟不知在何時，此生乎，他生乎，都未可卜。念此不覺淚涔涔也。近作中極多可贊異事，奈一時抄寫不及，當以付周子國來。

〔二〕本篇據近集補。

寄曾聲子

初聞尊大人之變，不忍遽信。及自澧州回，得寶公字，備知化去事，痛苦割腸，其悲與悲先兄等也。先兄去後，生兄尊大人，而尊大人亦弟畜我。老來相依，特有此耳，乃竟若此耶！且交游中，求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，有幾人耶？傷哉，傷哉！

兩年之間，楚中失三詞人，使生若孤鴻斷鴈，天乎，天乎，罹禍乃爾酷也！已矣！生已治入山之裝，不復作人間世事也。聞辭世時頗安閒，其景象作楚否，可得聞否？兄丈幸一示我。老父新喪，不能出弔，先遣一介申唁。八月中從玉泉歸來，當走一哭，致少生芻也。草率不盡，統惟節哀自愛不一。

寄祈年

山中度日頗快，黃太史已下世矣，愈增我之道念也。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，以山中無他物，正好食素也。我定居于此，如古陶弘景之茅山故事。七月終當一歸，卽入山矣。汝努力作世間事，使我得安心辦道，卽大孝也。餘不一。

寄寒灰禪師

中郎一旦至此，令人痛不欲生。師情均骨肉，雖修短之理，久已照破，而亦不能已于憲明之哭也。生屢番清徹，自謂已至，而習重境強，處無生之力甚微。古人云相續也太難，又苦口勸人盡却。今時乃知入理之後，便要討見成受用。十二時中，微細流注，全不照管，臨終不得力，都由此耳。宗風既墮，大廈非一木可支。後生輩無大福德，纔有所見，便作乞兒相，以一飽爲足，不堪種草，不若潛行密用爲妙。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，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，亦一快也。怡山來，草率奉報，不盡欲吐。

寄林伯雨

docsriver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弟賦命奇窮，老親倏爾見捐，無心世緣，將棲隱山水，永作苦行頭陀矣。山中清寂，真堪度日，兄又煙霞氣多，清秋能過我圓寂乎？黃慎軒居士亦下世矣，法門淒涼，真可嘆也。

花山爲吳中勝地，有大雲上人者，以造殿至楚，攜有錢受之太史書，欲弟稍爲經營，已略有次第。兄丈多事之日，豈可復以緣事相託，但得轉爲流通足矣。餘不盡。

寄八舅

入山未得詣別，甚念念。山中清寂，甚與嬾拙之人相宜。小菴已畢功，清秋當迎道駕，少玩數日也。黃慎軒遂已棄世間，使甥道念轉深。哲人既萎，流波空引，奈何，奈何！大雲事體，稍有次第，望老舅大力提挈一二。當此多事之時，豈可輒云捐財，但委曲推廣，稍加盼睞，則爲德大矣。

寄夏道甫

山中清寂，晝着夾衣，夜蓋綿被。木樹較前益深，泉更響。小菴收拾已完，明窗淨几，掃地焚香讀書，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。如此光景，豈可不使道甫見之？清秋策馬一來，同往鹿苑爲妙也。但恐有人阻遊耳，然亦是慧心人，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。一笑，一笑！

大雲緣事，承周旋，望爲留神也。山中極宜大爆竹，每放一爆，則響半日始息。千萬覓百十箇，附大雲或小价寄來，至禱，至禱！

答葛寧宇

久不奉教，渴仰殊深。賦命奇窮，父兄相繼不祿，世念已灰。捨喧入寂，得于堆藍之中，作一太平之民，親近兄丈，爲垂老素心之友，是所願也。衰經在身，未得躬晤。乃承盛貺遠頒，感愧兼之。至于茶菴之說，偶與次飛言之，即果有此意，亦必備原直奉上，乃蒙慨附原約，兄丈之誼高矣。其如獨爲君子何？今不敢孤負盛美，暫留此紙，俟次飛入山，即有以復也。草率奉謝，不盡欲言。

答錢受之

大雲來，得手教，備悉近況。前有同參衲子怡山入吳，有數字寄詢，不知已入目否？弟日來以親病未平，株守故里，稍稍葺理簷谷，種花讀書，以自遣日。自先兄亡後，生死之念轉切，因心衡慮中，於此道稍有所契。舉業亦不多作，自笑髮已種種矣，豈能常作此耗心血事。去六十歲止得十七年，忙忙打疊那邊事，尙恐不迭，何心逐逐世緣也。前年買得一

侍兒，去歲復遣之江陵。

沙頭市得一園，粗有花木，親病稍安，卽渡江往往。相依惟二三淨侶，久不飲酒，間飲地黃酒數杯，頗覺神明清爽。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，學道無成，讀書不多，名行不立，皆此物爲之祟也。甚者乘興大飲後，兼之縱慾，因而發病，幾不保軀命。又念人生居家閒而無事，乃復爲酒席所苦。非赴人召，卽已招客，爲杯勺盤餐忙了一生，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。落得此身閒靜，便有無窮好處。讀書看山，尙是餘事，真大快也。山水可以代粉黛，兄疑世間人因樞爲恭耳。弟自謂從古來不得意於世緣，因而自甘清淨，以至于成仙得道者，不可勝數。卽如陶弘景，初求縣令不遂，然後棄妻子，隱于茅山之積金澗，故自云：「吾永平中求祿輒不遂，使遂，吾安得享此？」古多以惡疾而致冲舉者，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。特世樂之路已窮，不得不尋寂寞之樂。蓋久之覺寂寞之樂，遠出于世樂之上，然後悔向者馳世樂之路已窮，乃學道者之幸也。

求之非計。此亦機緣湊合使然，乃學道者之幸也。

夫處繁華之中，而不忘清淨之樂；居寂寞之中，而永斷繁華之想者，此自是一種上根上器，不易得也。若夫世樂可得，卽享世間之樂；世樂必不可得，因尋世外之樂。古之高人達士，多出于是。陳搏、邵堯夫，皆非忘情富貴功名者也；知其不可得，而走清淨閒適一路耳。惟世間一種俗人，處世樂而更作無涯之求。世樂不可得，而厭寂寞如牢獄，望世樂

若天堂，終身戚戚而無已時，則真可憫也。昌黎作盤谷序，列三項人，最爲先獲我心。蓋繁華有繁華之樂，寂寞有寂寞之樂。惟兩處不成，馳求不息者爲下策耳。昔人謂白公樂天于功名富貴，得之則欣欣，失之則戚戚，備見于詩篇之內。弟則謂白公原非忘情于功名富貴者，得之欣欣，失之戚戚，正是白真率處。而其實有一種解脫之趣，去人甚遠。如其初居江州，未嘗不苦，然却往來廬山，作草堂，躡飛雲履，鍊大丹，看山聽泉，讀佛書。苦之中，樂又生矣。蘇公亦然。蘇公初居黃州，亦未嘗不苦，然却優游臨皋、雪堂之間，泛舟赤壁，彈江水看山。苦之中，樂又生矣。謂兩人不求世樂，吾不信也；謂兩人世樂不遂，而竟爲寂寞所苦，吾亦知彼必不爲也。雖然，卽得世樂而享之，亦豈如世人之享世樂者耶？于霹靂火中，常現冷雲相，故可貴也。

兄書中道及嘲胡仲修語，將謂世間人遊山水者，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，非真本色道人也。此真觀破世人伎倆也。弟則謂不得繁華粉黛，而能逃于山水以自適者，亦是世間有力健兒。因樞爲恭，遂成真恭者，多有之。以此發揮數語，博三千里外一笑，不自覺其語話之長也。

弟近來無可共語人矣，海內如吾受之又不得頻頻聚首。今受之已離寂寞，得世樂矣。往日所云死得過者，親見之矣。曾記寫大字帖送卷價否？腕中有鬼，非偶然也，三筆之夢，

已先定矣。定命如此，馳求何爲？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，爲此也。細觀受之具有世外靈骨，決非汨沒于富貴功名之人。然逆境易持，順境難持。順境之中所求易遂，往往徵逐世樂，斷送了一生。卽如江陵相公，少時便有氣魄，曾讀華嚴經，悟得諸佛菩薩以身爲世間牀座，經河沙劫，救度一切有情，便有實心爲國爲民之志，刀刀見血，不作世間吐哺下士虛套子，可謂有大人相矣。却是脚跟下帶得一種無明習氣，及富貴聲色情慾甚重，所以事業不光大。緣生平不學大道，不得無生知見之力，重濁而不清脫，故縱習氣情慾，而不能超拔出也。乃知世之真正英雄，若不于本分事上七穿八穴之後，于夢幻泡影中，以曼殊智作徧吉事業，不過只是健狗豪豬，有何足貴！願吾兄打併精神，覲破向上一路，王文成是兄師也。

花山緣疏，花攢錦簇，讀之齒牙三日猶香。如此美才，發泄天地精靈太甚，更須十分退藏爲元吉也。弟家事粗遺，妻妾輩皆持戒作佛事。小兒爲伯修嗣名祈年者，甚知向學。中郎長子名彭年者，大有才氣，酷似其父。先兄不死矣。弟已拚作一老孝廉，騎欸段，作馬少游，佇看兄三台八座，訪我道山也。老兄旣作貴人，應酬不簡，清貧作何支給？借債太多，後亦爲累，甚爲兄慮之。

大雲緣事，需之歲月，可望其成。今年不知何月起復，到長安。此一番聚首，于舉業文

字外，當更有商量處也。游玉泉諸詩寄覽。有便卽附一字。草率不恭，幸恕。

寄劉元定

久不奉教，懷想殊深。昔時長安聚首諸公，多半鬼錄，惟弟與兄存耳。幻泡風燈，真是可嘆。弟入夏來玉泉，與無跡老人朝夕。堆藍社修葺已完，移居其中。響水潭亦建一圓蕉，仰看山色，俯聽水聲，如此受用數十年，便勝二十四考中書千倍萬倍也。聞東山景物甚佳，老來諸嗜灰冷，惟山水之趣，久而愈深。然我兩人，不可不一合併。跡公相念甚切，秋來能一至山中乎？二聖寺欲塑大土壁，聞貴州有塑工甚佳，名魏跛子，今不知尙在否？煩上价一尋訪之，至望。

答錢受之

華山僧寄手書來，備悉近況。弟今歲杪春，遭家嚴之變，父兄相繼而亡，痛不欲生，逃之玉泉山中，稍有起色。復以家務遄歸，故人書斷絕已久，惟受之不忘我，且作長語相反覆，此誼豈可易得！已造得一小舟，當以明正涉江，直走吳越，恐仁兄春間入都，不及一把臂也。弟此時欲盡收東南之勝，期不問年，既無繁華，且安寂寞耳。一切大雲能口之。大

雲古貌慧心，甚覺嫵媚，因其便，附字奉候，不盡欲吐。

寄曹大參尊生

自章臺寺別後，不旬日間，遂有家大人之變，不肖五內崩折。功名之失得不足論，身世之淒涼大可悼也。乃六月中，又聞黃平倩先生之訃。不肖與兩先兄及陶、廣二先生，爲兄弟中之朋友，爲朋友中之兄弟，今皆先我而去，如何爲懷！

不肖與先生，二十年前，長安燈市一交臂而失之。作者之晤，別後依依，不能相捨，豈非聲氣應求，有出尋常交情之外者耶！已拚一麻一米，作世外人，聞亦有卜築匡廬之興，果爾，他年相依而老，亦一快也。明年亦欲東遊，將盡收東南之勝，晤期尙未卜何日。少年勉作詞賦，至于作詩，頗厭世人套語，極力變化，然其病多傷率易，全無含蓄。蓋天下事，未有不貴蘊藉者，詞意一時俱盡，雖工不貴也。近日始細讀盛唐人詩，稍悟古人鹽味膠青之妙。然求一二語合者，終無有也。此亦氣運才力所限。今以近作數十首求教，幸細爲批斥如何？久不作應酬詩，惟山水之間，可以發人清遠之韻者，稍稍點綴數語。此後亦欲定交木上座，擲却管城公矣。先生詩清靈俊逸，實中心佩服。然此外亦別有事在，不欲先生役精神爲之也。部下士有可與論學者否？

寄長孺

弟之奇窮，世所未有。中郎既去，家嚴繼之。兩年來如醉如夢，強以山水之樂，苦自排愁破涕。生平桑梓親厚交游，僅得一僧一雷，此外皆異方之樂也，而二公復先我而去。廣平倩仁兄亦以今年夏初不祿，弟聞之，其慘戚不啻伯修、中郎。想兄聞之，更自淒惻耳。半年以來，竟不得兄一消息，久不陞遷，不知何故。豈都中榮轉，此外不知耶？日來興致若何，囊中得無羞澁否？弟今年不得會試，下年便是一老翁矣。進取路窮，却得些閒靜光景。明春亦欲東游，不知如願否也。

又

半年不得兄一字，甚念，甚念。自中郎去後，心神淒涼，百感橫集。姑集山水禪悅，以自排遣。苦則苦矣，心知功名之途遠，翻於此中得些閒淡光景。入郡時與夏道甫聚首，此外更無人往來也。兄官況畢竟如何，身上無債否？如無債，可陸沉度日。過數年，兄便是五十翁，弟亦近五旬矣。世局日熟，道念日生，又不知作何結煞也。

弟近製一舟，前後可安六槳，中列軒窗，可坐十人。將以明年正月，作東南之遊。載米

百石，書千卷，放浪江湖，且欲遍覽名山勝水。失馬得馬，安知非計也！

寄陶不退

弟自家嚴捐棄之後，已修一菴玉泉山中，將終老焉。以故不得常居家中，故往來詢問，
闕如。人情世態，堪爲痛哭。仁兄會計偕，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。

學道二十餘年，種種不見得力，熟處愈熟，生處愈生。明年當往東南求友，不獨明眼悟
道人，可爲我輩宗師；卽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爲念者，便是弟輩之舟航也。郎君旅櫬，已
更修矣，黃腸完好如故，可無慮也。

寄梅長公

天下事不可知，先兄捐棄之後，家嚴繼之。四五年後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，與棲隱有
分，與進取似無緣矣。然以絕意世路之故，微得些淡泊閒靜消息。彼造物者，能窮我矣，然
不能使我不讀書，使我不看山水，使我不學道也。得其一已足消遣，況兼有之乎？居山，了
不知都門消息，不知近況若何？古梅來，附一字，草率不既。

答無跡

入秋屢欲來，而家事相絆，又有武昌之行。邇來婚葬事迫，直至殘臘，始得息肩。然近來悟得世事卽是佛事，一切處之得宜，可以庇蔭人，卽是行菩薩行。雖不能忍事，亦不敢厭也。家六侄事，分拆俱妥矣。

聞宋公在菴，恨不得插翅飛來一會，但此身脫不得。益見此公之大力量，勝我等怯弱漢萬倍也。吊儀概不敢受，謹此璧上，謝謝。

護法堂得令孫照管，暫且停功。以生明歲有吳越之游，至甲寅年遊興既倦，方入山中，此時當一切委棄也。臘月決意一來，雖不可定，然却有十分。且留宋公過冬，當得一晤也。

寄長孺

數年來，不得兄一字，甚念。亡兄已於去臘歸山矣，屈指便是三年，光景歛忽，可悲，可嘆！前夏道甫有字來，云已外轉，尙未得真消息。若有便羽，望寄數行，以慰岑寂也。慎軒先生遂亦下世，蒲桃象所聚首諸公，漸如辰星矣，言之可爲泣下。

今年欲打疊東下，而游裝大未易辦。又度未能免仰時人，故牽一舟，往來鼎、澧間，以

畢此生。又不知何日得晤兄也。敝門生九溪諸生陳君垣，名令寔，世萬戶，其尊人歿于王事。此君羽林孤兒，以查功次入京。武弁而工翰墨，兄幸一青目之。若有字，附此君來爲便也。

寄楊制科文弱

不肖獲交于海內賢士大夫最早，今耆舊凋喪，不勝淒涼。幸近郡有兄丈，此天贊我也，老來不寂寞矣。別去與崔兄坐舟中，想念溫顏致語，爲之腸痛屢日。歸來未浹旬，卽遊太和，抉奇搜勝，頗多異巖飛瀑，人所未經見者。

近日避暑沙頭，聞有令嗣之變。世界闕陷，誠爲可嘆。一附如幻，三昧調治，不可過痛，增堂上華髮老人憂也。衡嶽之遊，在八月之杪，不知此時得同往否？偶有筆工之便，附字奉詢，忙中百不達一，卽太和詩紀統嗣致也。

寄無跡

太和歸來，卽以毒熱，未至玉泉。八月又感時瘧，今方痊可，入府送侄兒考校。且雲浦新歸，必有數月聚首。屈指便是來春，匡廬之勝，形于夢寐，只是緣憚，奈何！柴紫菴已有

次第，待師來同住。不肖明歲又有老父葬事，在七八月，只好近遊，舍玉泉無可往者。雲浦尙家居不出，天下好山水易得，好朋友難得。無論兩居士需師，卽師亦需兩居士也。早早飛錫如何？令孫來匡山，草寄不一。

答王勁之

去歲至鄖，則兄已還黃泥，惆悵不可言喻。張丈來，得佳刻種種，兄眞可以不朽矣。弟年來懷抱作楚，久疎筆研。惟嬉游山水間，期作一世間閒人。今秋偶遭時癟，益習靜嬾，雖愛山水，而憚遠游，又不知何日得與兄共燕笑也。檢生平詩文，止得二十餘卷。回閱少作，幾欲覆瓿。既無力刻，又無人寫，以此不得請教吾兄，非秘之也。張丈來，附字奉候，所云詩序，終不敢辭。然此時一構思，則動火矣。後年都試，自得聚首，卽弟集亦需兄序，統俟面晤商量耳。

寄龍君御

仁兄過襄中時，正弟登太和時也。返襄中，王孝廉道及蹤跡并近況，甚悔相失。及入鄖，則傅叔睿致盛貺并佳詩，歸家又見弔唁諸賜，情文藹如，故人用情，何其重疊也。弟自

docsriver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太和歸來，卽感時癢，調養至殘臘，始離藥餌，以此甚闕修候。聞近來持金剛經，且深悟禪理，此是千古英雄歸根一着子。不然，卽功高天下，名震一世，終歸墮落。大慧云：「但熟惱逼時，朗誦金剛六如偈語，便是一貼清涼散也。」況深入之者乎！入悟之法，大略具大慧、中峰二語錄中。若不于無義語中，逼拶一番，只成文字依通，非到家消息也。弟家居輶遠遊，不知何日相晤，言之惘惘。

復段公

承札云，尊兄精進若此，尙自怖生死，況弟輩業習深重者乎！所詢張半仙者，實無其人，止有一人姓謝號響泉，原爲夷陵諸生，曾于武當修行，後亦學禪，依先兄中郎。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異。然弟于此道甚莽莽，亦不知其果精否也。渠正回夷陵，如尊兄欲會其人，幸再寄一消息來。此人日夜持咒念佛，絕不索利，長齋已久，乃弟之道侶也。卽不可專用，亦極可商量。有信來，卽指點之至鵠灣矣。

蘇雲浦近不安烏柏，然懷抱甚佳。自笑袁小修苦心三十年，尙不博一第。今已黃蓋金章，復何所憾？此雲浦近日之情語也，尊兄能無一笑乎？

寄雲浦

小園于初八日已交割與怡山矣，來價卽以市一堤居，已得安宅，闔家感戴過分。老兄清貧囊橐，此中又不能無隱痛耳。有怡山在此，弟亦頻來聚首。吾輩家居，或每歲以三月共聚，理會此中，亦一快事。弟今歲自春至夏，皆作山游，寂寞久，偶邇詩酒之緣，一迷月餘，始覺而逃之。乃知淨侶夾持之功最緊，最緊。王尙甫已下世矣，人命若此，可嘆，可嘆！怡山來，附字奉候不一。

答王伯雨

自太和歸來，徘徊村落間，八月中復染時瘧，日來始有起色，料理鷓鴣一枝。以故仙鵝之約，竟托空言。讀來札，模寫東山諸勝，泠泠在目。非胸中具有丘壑，安能于牙頰間馳使清泉白石也。漁父佳什，久已讀誦，匆匆欲作數語，而來使歸期甚迫，需之異日，必不食言。燈下草率，未能既所欲言。天寒，姑止遊興，桃花開時，當覓良晤也。

寄須水部日華